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5n1290

觀心玄樞

宋 延壽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290
觀心玄樞卷一
宗鏡錄中略出大意
夫若不入觀心法門，會萬物為自己者，則一理不立，一事不成。何以故？理因心顯，事假心成。若無於心，決定無有一法而可建立。故云：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。」以萬法本無自體，但從識變。心若不起，諸境皆空，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，此之謂矣。

無量光院

若不觀心，何以得道？故云：「心即是道。」道則是心。又云：「道非心外，行在言前。」即心為道者，可謂尋流得源矣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佛？以即心是佛，即佛是心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又云：「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」覺心即是，唯此一心即是佛，見此心即是見佛。是以「如來成正覺時，於其身中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。皆同一性，所謂無性。」
以無性故，隨淨緣而成佛，隨染緣而墮凡。然雖處凡身，覺性不動。如真金像弊服所覆，猶無價寶垢衣所纏，若貧女而懷聖胎，同青蓮而未出水。時節有異，心性無差。如瓶貯醍醐，隨諸器而不等；猶水分江海，遂流處而得名。
此是上上根人，一念法界，直聞直受，頓入頓修。若中下之根，見多訛謬，空領唯心之旨，微細義理不通。或執心為空，或執心為有；或知心名而不識心體，或了心理而不具心行。真妄莫辨，本末焉明。所以五性不同，三乘有別。宗分南北，見其親疏，況末代淺根，寧無疏漏耶。
如圭峰揀云：

> 如北宗明眾生本有覺性，如鏡有明性，妄念淨則心性覺悟，昏塵盡則鏡體光明。
> 評曰：此但是染淨緣起之相，反流背習之門，而不覺妄念本無，心性本淨，悟既未徹，修豈稱真？
> 其洪州云：起心動念，彈指動目，所作所為，皆是佛性全體之用，更無別用。如世人一念命終，全身都未變壞，即便口不能言，眼不能見，耳不能聞，足不能行，手不能作，故知能言語動作者，必是佛性。
> 評曰：北宗則分別動作，一切是妄；洪州則分別動作，一切是真。若存他則失己，爭肯會同？

牛頭云：諸法如夢，本來無事，心境本寂，非今始悟。理宜喪己忘情，方絕苦因妄果。

評曰：此以忘情為修，洪州以念念全真為悟，任心為修。此以本無事為悟，忘情為修。

如上三家見解異者，初一皆妄，次一皆真，後一皆無。若就行說者，初伏心滅妄，次信任情性，後休心不起。

今荷澤宗者，是釋迦降世，達磨西來之意也。將前望此，此乃迴異於前。將此攝前，前則全同於此。謂諸法如夢，諸聖同說故。妄念本寂，塵境本空，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，即此空寂之知，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。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。不藉緣生，不因境起。迷時煩惱，知非煩惱；悟時神變，知非神變。然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。

此知是一切含生心體，心是名，知是體。如水是名，濕是體。此知非能所分別之知，亦非智照證悟之知，乃是真性自然靈知，任運了然，亦非作意。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故云空寂知，空寂即是無相，以神解之性，雖無形相，而靈知不昧。故云寂知，亦云寂照，亦云無相之知，亦云無知之知。

如肇論云：

放光云：「般若無所有相，無生滅相。」道行云：「般若無所知。無所見。」此辨智照之用。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？果有無相之知，不知之照明矣？何者？夫有所知，則有所不知。以聖心無知，故無所不知。不知之知，乃曰一切知。故經云：「聖心無知，無所不知。」信矣。

空寂即是無相，即是無知。論云：「無所不知。」又云：「乃曰一切知者。」此知即是真知，同空寂之知。亦云：「無念之知。」若有念而知，凡夫境界；若無念無知，二乘境界；若無念而知，諸佛境界。空寂即是無念，亦云無住之知。有所住，如人入闇，即無所見。無所住，如日月光明，照見種種色。

特以喻顯：

如一摩尼珠一靈心也，唯圓明淨空寂知也，都無一切差別色相此知本無一切分別，亦無一切善惡也。以體明故，對外物時，能現一切差別相以體知故，對諸緣時，能分別一切是非好惡，乃至經營造作世間種種事數，此是隨緣義也。色相自有差別，明珠不曾變易愚智善惡自有差別，憂喜愛憎自有起滅，能知之心不曾間斷，此是不變易義也。

然珠所現色，雖有百千般，今且取與明珠相違之黑色以況，靈明知見與黑闇無明，雖相違，而是一體法喻已具。謂如珠現黑色時，徹體全黑，都不見明靈知之心，在凡夫時，全是愚癡貪

愛，都不覺知，如無如來知見大圓鏡智。故經：身心等相皆是無明也。若癡孩子或村墅云見之，直是黑珠迷人但見定是凡夫。上都喻六道眾生，已下諸宗教之人。

有人語云：「此是明珠。」灼然不信，卻嗔前人，謂言欺誑。任說種種道理，終不聽覽或向道：「汝今了了能知，現是佛心。」直不照察，但言某乙鈍根，實不能入。此是大小乘法相及人天教中，著根之人，意所見如此也。

縱有肯信所言說是明珠者，緣覩其黑，亦謂被黑色纏裹覆障，擬待磨拭揩洗，方去黑闇或普清潔也。得明相出現，始名親見明珠北宗見解如此也。

復有一類人，指示云：「即此黑闇便是明珠。」明珠之體永不可見。欲得識者，即黑便是，乃至即種種青黃皆是，致令愚者的信此言，專記黑相，或認種種相，以為明珠。或於異時見黑槖子、未吹、青珠、碧珠，乃至赤琥珀、白石瑛等珠，皆云是摩尼珠。或於異時，見摩尼珠都不對色時，但有明淨之相，卻不認之，以不見有諸色可識認故，疑恐局一明相故洪州見解如此也，愚者彼宗後覺也。異時乃至黑槖子等者，心涉世間分別塵境時，見貪、愛、嗔、慢之念也。琥珀白石瑛者，如慈、善、謙、敬之念也。不對色時者，無所念也。但有明淨者，了了自知無念也。疑局者云：唯認知是偏局也。

復有一類人，聞此種種色皆是虛妄，徹體全空，即計此一顆珠都是其空，便云都不執定，方是達人，認有一法，便是未了。不悟色相皆空之處，乃是不空明瑩之珠。牛頭見解如此也，聞說空者，諸部般若說空經也。計此一顆珠等者，計本覺性，亦空無所有。認有等者，聞說諸法空寂之處，了了能知，是本覺真心，體不空。不空者，涅槃經云：如瓶空者，謂瓶中無物，名為瓶空，非謂無瓶。即明真心之中，無分別貪嗔等念，名為心空，非為無心者，但謂遣卻心中煩惱也。故知，牛頭但遣其非，未顯其是。從此已下喻澤意也。

何如直云唯瑩淨圓明，方是珠體？唯空寂知也，若但說空寂，而不顯知，即何異虛空。亦如圓顆瑩之瓷團，雖淨，無明性。何名摩尼？何能現顯？洪州牛頭但說無一切，不顯靈知，亦如此也。其色乃至一切青黃色等，悉是虛妄善惡分別，舉動為如，洪州所說，起心動念等也，用心動念皆妄。故金剛經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當知彼宗認虛妄為真性也。正見黑時，黑元不黑，但是其明。青元不青，但是其明。乃至赤白黃等，一一但見瑩淨圓明，即於珠不惑。一切皆空，唯心不變。迷時亦知，知元不迷。念起亦知，知元無念。乃至哀樂喜怒愛惡，一一皆知。知元空寂，空寂無

知，即於心性了然不惑。此上皆迴異諸宗也，故初標云：將前望此，此即迴異於前也。

但於珠不惑，則黑既無黑，黑即是珠，諸色皆爾。即是有無自在，明黑融通，復何礙哉？此同彼二宗，黑即無黑，牛頭洪州俱云：「一切皆無也，黑即是珠。」已下同洪州云：「一切皆是佛性，凡聖善惡皆無所礙。」故初標云：將此攝前，即全同於此。已下喻意。再將荷澤本宗，揀三宗也。

若不認得明珠是能現之體，永無變易又明荷澤認得也，但云黑等是珠洪州，或擬離黑覓珠北宗，或言明黑都無者牛頭，皆是未見珠也都法。

問：「據大乘經及古今諸宗禪門，乃至荷澤，所說理性皆同。云無善無惡，無果無因，無凡無聖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為，不可證不可說。今何獨標荷澤為正？」答：「荷澤於空無相處，指示知見，了了常知，不昧心性。是故諸教，只說此知，無住無生等，令人認得，便覺自心。經生越世，永無間斷，乃至成佛也。」

荷澤又束無為無住，乃至不可說等種種之言，但云空寂知，一切攝盡。空卻諸相，猶是遮遣之言。唯寂是實性不變動義，不同空無也。知是當體表顯義，不同分別也，唯此方為真心本體。故始自發心，乃至成佛。唯寂唯知，不變不斷，但隨地位，名義稍殊。

謂約了悟時，名為理智理即是寂，智即知也。約發心修時，名為止觀。止息麤緣，契於寂也。觀照性相，冥於知也。約任運成行，名定惠。因止緣而心定，定者寂然不變。因觀照而發惠，惠者知無分別矣。約煩惱都盡，功行圓滿，成佛之時，名為菩提涅槃。菩提梵語，此云覺，即是知也。涅槃梵語，此云寂滅，即是寂也。當知始自發心，乃至畢竟，唯寂唯知。若知二宗但言空寂無為等義，而闕菩提等義。

問：「洪州亦云靈覺及鑒照等，何異於知？」答：「今指示即愚智善惡，乃至禽畜等心性，皆自然了了常知，異於木石。其覺智等言，即不通一切為。迷者不覺，愚者無智。心無記時，即不名鑒等，豈同心體自然常知？故花嚴疏主，《答順宗所問心要》云：『無住心體，靈知不昧。』又云：『任運寂知。』又云：『雙照寂知。』花嚴經亦揀知與智別。

況洪州雖云靈覺，但是標眾生有之。如云皆有佛性之言，非的指示，指示則但能語言等。若細詰之，即云一切假名，無有定法。且統論佛教，有遣顯二門，推其實義，有真空妙有，究其本心，具體具用。今洪州牛頭，以拂跡為至極，但得遣教之

意。真空之義，唯成其體。失於顯教之意，妙有之義，闕其用也。」

問：「洪州以能語言動作等，顯於心性，即當顯教，即是其用。何所闕耶？」答：「真心本體有二種用，一者自性本用，二隨緣應用。猶如銅鏡，銅之質是自性體，銅之明是自性用。明所現影，是隨緣用，影即對緣方現。現有千差，明即光明，明唯一味。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，心常知是自性用，此能語言能分別動作等，是隨緣用，今洪州指示能語言動作等，但是隨緣用也，闕自性用也。」

又顯教有比量顯，現量顯。洪州云：「心不可指示，但以能言語等驗之，知有佛性。」是比量顯也。荷澤直云：「心體能知，知即是心，不約知以顯心。」是現量也。

如諸祖所說，心之一字，言不頓彰義，分別前後。若約一言之內，皆攝無邊。以無漏性德，真如萬行，一心本具故。所以云：「提綱則網正。舉領則衣齊。」自是聞者乖宗，多隨語轉，聞有執有，聞空滯空，見解偏枯，致茲差誤。迷佛方便執指循文，都不知證下之旨。

若頓機一覽，豁悟無疑，凡聞一言，便知說心，更無異法。豈存四句，寧墮百非。乃至聞說有為，則知舉有為心宗便攝法界，聞說無為，亦是舉無為心端，亦具法界。或說真諦俗諦，凡掛言詮，盡圓照之一心，理事具足。此皆多是後學誤領錯傳，故非宗師之咎矣。且如洪州所宗直論真性，不辨邪正異同，此則唯逗上上之機。一聞千悟，頓圓大覺，不涉漸修，種現俱消，正習咸斷。如經云：「見若諦，習亦除。」於理則絲毫不差，約行則無復上慢。如圭峰所揀，頗令精微，俯為羣機，恐成叼濫，洞明體用，分析異同於後學進修，甚為利益。理事無滯，祖教並行，妙旨豁然，可為龜鏡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凡聖？以凡聖但名，於一心實際中，無毫釐凡聖可得。故云：「心淨故眾生淨，心垢故眾生垢。」心能天堂，心能地獄。如有頌云：「一切眾生界，皆在三世中，三世諸眾生，悉住五蘊中。諸蘊業為本，諸業心為本，心法猶如幻，世間亦如是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出家？故云：「觀一念心，淨若虛空，不為二邊桎梏所礙，平等大惠，無住無著，即名出家。」又有偈言：「無瞋是持戒，心淨是出家，我性與汝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成正報？以因心造業成身，故古頌云：「天龍阿修羅，地獄鬼羅剎，心常為導主，如王行三界。心將詣天上，復行於人中；心將至餓道，心輪轉世間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成依報？以只於自心性相，分身土二名。以自心相義名身，以自心性義名土。故知主伴依正，不離五蘊。五蘊性空，即

是一心平等。又云：「見法從緣，則知國由心現。由心現故，有而即空。空為法源，萬法由生。見法性源，是真智惠。」
又有頌言：「心住於世間，世間住於心，於此不妄起，二非二分別。」既全是心，誰言一二？但有言說，皆是識心，計度分別。如有頌言：「諸法寂滅非寂滅，遠離此二分別心，知諸分別是世見，入於正位分別盡。」
若不觀心，何以窮源？故云：「窮源莫二，執跡多端。若據本以討源，則千途無異轍，若三江之浩渺，並出於岷山也。」又云：

此觀心法為大根人，善識法要，不由次第，懸照諸法之源，所謂眾生心也。一切諸法，由心而起，若能反觀心性，不得心源，即知萬法皆無根本。

如是則可比知，我心為諸法本。聖教正理，證若恒沙。如有頌言：「天地風空虛，波池方大海，皆真內所作，外義俱非有。」又云：「聖教及正理，各別有功能，而生於信惠，無一不成故。」若無此一心觀門，無由信惠，離唯識理，無成佛期。如千人排門，不如一人拔開。
餘教如排門，見有善惡之境，妄修功行。種種對治，如剝色蕉，謂有真實；猶食菉蕩，妄見針火。都不知凡聖之境，從本以來皆是意言分別。此意言有二，一似名，一似義。名義攝，一切法皆盡此名義，但是意言分別所作，離此無別餘法。
故知：「自他內外事相，唯是一心轉變。」若佛唯識，但有真心。故云：「唯有真如及真如智獨存，說名法身。」可謂理事之宗，凡聖之地矣。如是信入，況一人拔關，無不應時開悟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得體？以凡聖諸法，皆自心為體。故云：「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惠身，不由他悟。」以此心體，橫遍豎周，從體起用，用無差別。如布青陽，令處處春色；皆同似折白檀香，片片如本香無異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達本？以一切諸法，皆以第八阿賴耶識心為本，則本立而道生，根成而果熟。如無綱，目不立；無皮，毛靡附。又此根本識心，遍在諸法。如沫在浪，若油遍麻，似鹹處鹽，猶青住色，光潛日月，香藴沈檀，泥在於瓶。無常遍境，心無間斷，亦復如是。
故有頌云：

如地無分別，庶物依以生。藏識亦復然，眾境之依處。
如人以己手，還自捫其身；亦如象以鼻，取水自霑灑。
復似諸嬰孩，以口含其指；如是識分別，現境還自緣。
是心之境界，普遍於三有。久修觀行者，而能善通達，
內外諸世間，一切唯心現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觀？故云：「一心三觀，三觀一心。」理事圓融，開合自在，若心空十法界空，心假十法界假，心中十法界中。
唯心識觀云：

> 所謂於一切時一切處，隨身口意，所有作業，悉當觀察。知唯是心，乃至一切境界。若心住念，皆當察知，勿令使心無記，攀緣不自覺知。於念念間，悉應觀察，隨心所有緣念，當使心隨逐彼念，令心自知，知已內心，自生想念，非一切境界，有念有分別也。
>
> 所謂內心自生長短、好惡、是非、得失、衰利、有無等見，無量諸想。而一切境界，未曾有想，起於分別。當知一切境界，自無分別想，故即自非長非短，非好非惡，乃至非有非無，離一切相。如是觀察，一切諸法，唯心想生。若使離心，則無一法一相，而能自見有差別也。

或花嚴四觀，普賢十觀，乃至絕觀，皆不離心，而得成就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辨名？以一切法，本自無名，無名而有名者，皆從心起，心即名也。其能如是解者，即於正觀心中，見一切諸佛菩薩，乃至無邊教義，無不知也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明教？以因心立教，因教明心。一切言說義宗，教理行果，悉皆是心，無不收盡。以一切言語，由覺觀心；一切諸行，由於思心；一切義理，由惠心故。
即觀一念因緣，所生之心生滅，即起藏教。故云：「佛告諸比丘，謂一切者，只是一法。何等為法？心是一法。」離心無一切法也。
觀心因緣所生之法空，即起通教。
觀心因緣所生即假名，具足一切恒沙佛法，依無明阿賴耶識，分別無量聖諦，即起別教。
觀心因緣所生，具足一切十法界法，無所積聚，不縱不橫，不思議中道二諦之理，即起圓教。
故云：「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。」乃至五味半滿，無盡真詮，悉從一心而演，從真如出，依法界流。故云：「破一微塵，讀大千經卷。」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用？以凡有施為，皆是一心真如之妙用。故云：「繁興大用，起必全真。」如截金杖，寸寸是寶；猶體諸法，一一皆心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提宗？以萬法一心為宗，宗者尊也。故云：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」則一法為宗，萬象皆爾。如一葉落，天下秋；一塵起，大地收；又如一花開，天下春；一事實，萬法真。所以舉一例，諸無煩廣覽。
故云：

說教本窮無相理，廣讀元來不識心。
識取心，了取境，識心了境禪河靜。
若能了境便識心，萬法都如達婆影。

又如頌言：「如飯一粒熟，餘粒即可知，諸法亦復然，知一即知彼。」譬如攢酪者，嘗之以指端，如是諸法性，可以觀察，所以蔟義天星象，指在一塵；卷教海之波瀾，歸乎一滴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立行？以行從心成，理能導行。故有頌云：「若不證真如，焉能了諸行？猶如幻事等，似有而非真。」

如解脫長者，告善財言：

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，隨意即見。乃至所見十方諸佛，皆由自心。善男子，當知菩薩修諸佛法，淨諸佛剎，積習妙行，調伏眾生，發大誓願，入一切智，自在遊戲，不可思議解脫之門。得佛菩提，現大神通，遍住十方一切法界，以微細智，普入諸劫，如是一切悉由自心。是故，善男子，應以善心，扶助自心；應以法水，潤澤自心；應於境界，淨治自心；應以精進，堅固自心；應以忍辱，坦蕩自心；應以智證，潔白自心；應以智慧，明利自心；應以佛自在，開發自心；應以佛平等，擴大自心；佛十力，照察自心。

是以心該萬法，謂非但一念觀佛，由於自心，菩薩萬行，佛果體用，亦不離心。乃至佛之三身，十波羅密，菩薩利他等行，並依自法，融轉而行。即眾生心中，有真如體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法身。由心中有真如相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報身。由心中有真如用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化身。由心中有真如法性，自在無慳貪，今日修學，順法性無慳，引出檀波羅密等。

當知三祇修行道，不曾心外得一法、行一法。何以故？但是自心，引出自淨行性，而起修之。故知，摩尼沈泥，不能雨寶，古鏡積垢，焉能鑒人？雖心性圓明，本來具足，若不眾善顯發，萬行磨治，方便引出，成其妙用，則永翳客塵，長淪識海，成妄生死，障淨菩提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入位？以心心圓融，位位即佛。故云：「一地具足一切諸地功德。」以一心圓融不礙，隨事行布。如一圓珠有八萬四千孔，隨入一孔，全收珠體。故云：「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解脫。」何以俱成解脫？但唯自心，無別法繫縛故。如魚在水，若鳥翔空，出水則鱗枯，離空則翼墜，人不識心亦如是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知因果？以大乘因者，即是實相；大乘果者，亦是實相。一切無有不由心者，萬象森羅，皆是善惡報應，業之影像，自心所招，增上等流之果。故云：「若入此觀法，則智與心相應。」是以，因由心學，果是心成；境由心現，解由心起。分位神

通，是心力用。造作是心現起，分別是心決擇，所得是心，乃至尋求知識，造諸佛土皆是心。故云：「三界無別法，但是一心作。」是以心垢，則娑婆現相；心淨，則花藏含空。迴轉而恒起識輪，交羅而匪離心納。故海幢不起寂定，應作十方佛事之門。善財不出道場，遍歷一百十城之法。乃至號阿閦佛者，此云不動，以一心於諸境界中不動故。處凡身而不滅，居聖體而不增。登一相而不昇，淪五道而不墜，故云不動。

稱阿彌佛者，此云無量壽。以一心真如，妙理性無盡，故稱無量。達大道心，虛通無礙，名為菩薩。了心所生，因緣性離，即名緣覺。從心所聞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，即號聲聞。十心數法即十大弟子，文殊即妙惠根本之心，普賢即圓行無盡之心，觀音即大悲之心，勢至即大智之心。

但有真俗二諦，世出世間，一切凡聖名字，皆是心作，離心更無一法。如離海無水，離空無雲。則一切善惡境界，皆是心光。一切聖妙受用，皆是心果。故云：

其為也形，其寂也冥，本淨非瑩，法爾天成。
光超日月，德越太清，萬物無作，一切無名。
轉變天地，自在縱橫，恒沙而用，混沌而成。
誰聞不喜？誰聞不驚？如何以無價之寶，隱於蔭入之坑。

方知自心殊勝如是，仰為千聖，讚之靡窮，遍覽羣經，釋之莫盡。若契同心性，何德不收？以一切諸法，隨所依住，皆於一心，頓圓滿故。故云：「若有人信汝所說，則為見我，亦見於汝及比丘僧，并諸菩薩。」

何者？聞經心信無疑，覺此信心明淨，即是見釋迦佛。若心所中，惠數分明，是見身子。諸餘心數分明，是見諸比丘僧，慈悲心淨，是見諸菩薩。即心便是，亦無所見。是以善財童子，頓了無能所處，便成佛故。又如頌云：「所取不可取，所見不可見，所聞不可聞，一心不思議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照明佛性？夫佛性者，即如來藏，是真識心。此心中具有一切恒沙佛法，如妄心中具有恒沙染法，是心與法同一體性，故名如來藏。即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能為佛因，名為佛性。如睡心中有覺悟性，如黃石中有金性，白石中有銀性。如是一切世間法中，皆有涅槃性，此性即是眾生自覺，故名為我，我即佛性。

夫佛性者，義有多門。若約智則名本覺性，智性自了故，以平等性智了本性故。或名大圓鏡智，普照無遺故。若約定是說，或名不思議定，情智絕待故。亦名真如三昧，萬行根本故。亦名一行三昧，一念法界故。亦名金剛三昧，常不傾動故。亦名法性三昧，恒無變易故。

諸佛智光明海，無量觀行，皆從此生。若不體此理，非佛智。故以此佛智，證斯本理，理則不待照而自了，智則必資理而自了，智則必資理而成。故智理無興廢，寂照靈知，弘之在人，覺有先後，人有照分，功由理發，失理則失照，要見此理方成佛耳。

此理即是一心，物該萬有，頓悟頓修，更無漸次。為未了不入之者，於一心法，分出多門，義演恒沙，乃至無盡。如有頌言：「小智樂小法，不自信作佛，是故以方便，分別說諸果。」

雖然未了，性且無鍔，時機契會，自然開發。如貧女室中金藏，雖未掘而覺寶匪移；若力士額上明珠，任鬥沒而光明常在；猶雪山篳中藥味，暫流出而正體恒存；如大地底下金剛，縱穿斷而堅慳不壞。

又夫佛性體有三因：一應得因，二加行因，三圓滿因。又應得因中具有三性：一住自性性，二引出性，三得果性。以住自性之理，在凡而即具。以引出性之事，成果而不虛。以應得之文，處染而何失？以至得之道，證聖而無疑。

故云：「眾生身中，有金剛佛性，猶如日輪。」佛者是覺，人有靈知之覺。今第一義空，與之為性，故名佛性。非情無覺，但持自體，得稱為法。今真性以之為性，故名法性。故云：「假說能所，而實無差，同一性故。」外典亦云：「天地萬物，同稟陰陽之元氣也。」既稱同稟，豈有別緣。

故知：有情無情，有性無性，皆同一道，所為唯心，或號真如，或稱靈智，或云妙性，或說真心，或號真知者。不同虛空，性自神解，此是本體常知，不假作意。所以云：此心有真實了知義。稱靈知者，此是靈覺之性。故云：此心有大智慧光明義。

云妙性者，是不假義，無變異義。故云：不變隨緣，名之為心；隨緣不變，名之為性。說真心者，即是真實自性清淨心。故云：此心有遍照法界義。是以本師，最後究竟垂示，唯說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。

如應盡還源品云：

> 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，普告大眾，我以甚深般若，遍觀三界一切六道，諸山大海大地含生。如是三界根本性離，畢竟寂滅，同虛空相。無名無識，永斷諸有，本來平等，無高下相。無見無聞，無覺無知，不可繫縛，不可解脫。無眾生，無壽命，不生不起，不盡不滅，非世間非非世間。
>
> 涅槃生死皆不可得，二際平等等諸法故。閒居靜住，無所施為，究竟安置，必不可得。從無住法，法性施為，斷一切相，一無所有。法相如是，其知是者，名出世人。是事不知，名生死始。

又復告大眾：我以摩訶般若，遍觀三界有情無情，一切人法，悉皆究竟。無繫縛者，無解脫者，無主無依，不可攝持，不出三界，不入諸有，本來清淨，無垢無煩，性虛空。等不可等，非不平等。盡諸動念，思想心息，如是法相，名大涅槃。真見此法，名為解脫。凡夫不知，名曰無明。

又復告大眾：我以佛眼，遍觀三界一切諸法，無明本際，性本解脫，於十方求，了不能得，根本無故。所因枝葉，悉皆解脫，無明解脫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脫。以是因緣，我今安住常寂滅光，名大涅槃。

又云：

一切障礙，即究竟覺。得念失念，無非解脫，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。智惠愚痴，通為般若。菩薩外道，所成就法，同是菩提。無明真如，無異境界。諸戒定惠，及婬怒痴，俱是梵行。眾生國土，同一法性。地獄天宮，皆為淨土。有性無性，齊成佛道。一切煩惱，畢竟解脫。法界海惠，照了諸相，猶如虛空，此名如來隨猶覺性。

善男子，但願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。於諸妄心不息滅，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。於無了知，不辨真實。彼諸眾生，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不生驚畏，是即名為隨順猶覺性。

是知：了心即境，達境唯心，則處處無生，塵塵隨覺性矣。

若不觀心，何了緣起？以無心外法，能與心為緣。但是自心生，還與心為相，乃至四緣十二因緣，六因五果等。一切差別義海，百法明門，悉是心成，更無果法。如云：「一切法門無盡海，同會一法道場中。」若水疊千波不離溼；以金分萬器，皆是一金。

若不觀心，何辨性相？菩薩觀一切法，皆以心為自性，如是而住。相有二種：一影像相，山河大地，皆是心之影像；二所執相，諸相無體，隨執而生。相又二種，一如外顯現，二如內顯現。如外是相，如內是思維。內即是心體，外即是心用，任展恒沙，用周法界，皆不離於心也，性以處內，相以表外，內外雖分，一心不動，則心非內外，內外是心。

若不觀心，何窮理事？以性空之理，相虛之事，互成互奪，隱顯同時，皆是一心開合之旨。合唯一性，開作萬像。緣性無妨，體用自在，以一心真如之法，法爾隨緣，隨緣之法，法爾歸性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信？以菩薩十信之初創發心時，即觀本識自性，緣起因果之體，得成正信。故云：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。」是知：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，即是顯識第八本心。

如云：

一切三界，但唯有識者。一是顯識，二分別識。顯識者即是本識，轉作五塵四大等。分別識即是意識，於顯識中分別，作人天長短，大小男女，一切萬物等。乃至譬如依鏡色，影色得起顯。如是緣顯識，分別識得起。顯識如鏡，分別識如鏡中像，像依鏡現，如意識緣本識起。

又云：

由此轉識，能迴轉造作無量諸法。或轉作根，或轉作塵，或轉作我，或轉作識，如此種種不同，唯識所作。如此造作迴轉也，或於自於他，互相隨逐者，於自則轉為五陰，或為色陰，乃至識陰。於他則轉為怨親中人，種種不同，望自五陰，故稱為他，如是自他互相轉作，前後不同。故云：互相隨逐也。種種所作，並皆是識，無別境界。起種種分別等者，一一識中，皆具能所，能分別即是識，所分別即是境。能即依他性，所即分別性。故云：「起種種分別，及所分別也。」由如此義，離識之外，更無別境，但唯有識。

是知：諸器世間，山河大地，身根種子，皆是第八阿賴耶識之相分，於中分別高下、長短、好醜、精粗，悉是意識計度。故知：無有一法，非心所標。可謂現證法門，能杜羣疑矣。

若不觀心，何能稱悟？以心包法界，知一即一切故。即之於心，了之無際矣。以昔迷時，皆是遍計分別所執之性，邪思妄見，情有理無，但執似生，無毫釐實。空中垂髮，火上旋輪，燄水乾城，浮雲奔電，乃至機中見鬼，繩上生蛇，諸境有無，亦復如是。如有頌言：「內外一切物，所見唯自心，有情心二性，能取及所取。心體有二門，即心見眾物，凡夫性迷惑，於自不能了。」

故知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識相識性，皆不離心。心所心王但是識，是以心識二名，本唯一體，若性若相，若能若所，若內若外，若自若他，本末融通，悉皆是識。如墜地獄，惡業熟時，銅狗鐵山，共相逼害，業謝即空；如油盡燈滅。或似處夢，見善惡之事，雖無實境，而有作用；或見毒蛇，雖不被螫，然有疑毒，能令悶絕，流行心迷。

又如求梵天咒術，夢中親聞天授，天實不來，以天為增上緣，自心感見，復曾聞乎？夫求子息，夢見有人，共為交集，便得其子。又如有人思他國婬女，彼實不來，夢中從事。或於夢中，被人趨逐，奔走驚嚇。或得寶拜官，喜慶交集，雖無實事，欣感宛然。俱唯是心，與覺無異。只如二乘，但信夢中唯識，不信覺時唯心。且如外見佛形，皆是轉識所現。

如釋迦文佛，化五百力士之時，舉石空界，吹散為塵，後還合成，復擎掌中，令彼力士，伏我慢心。故佛有言：「我實不舉其石，安置虛空，亦不吹散，皆是我積劫熏修，慈善根力，令彼自心，見如是事。」可現證斯旨，一切例然。

又如金地、酪酥河、肉山、魚、米皆不離菩薩能變之心，更無外境。故云：諸佛菩薩變地為金者，以妙觀察智，繫大圓鏡智，及異熟識，令地種不起，金種生現。以此為增上，能令眾生，地滅金生，名之為變，非為便轉地成金。

又如福德之人，捉石為金；業貪之人，遇金為石。金非石而石現，石非金而金生。轉變皆心，金石無體。又似神通之者，地作水相，水作地形，悉隨意成，無有虛妄。故云：一切物中，皆有可轉之理。如僧護見身為寂瓶等。當知：色法皆隨感現，色無定體，隨心所變。

此理元是如來藏中不思議法，隨心取著，成外成內，汝等所行，是菩薩道。平等法界，方寸無虧，則一切無礙人，一道出生死。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本自一心，隨機見異，如不識驪珠，認為魚目，魚目空有其名，珠體宛然不易。然此唯心法，是最上乘，四緣四分，道理而成。三量三宗，詮棟而立。故非耶謬，大旨皎然，眾聖羣賢，無邊誓願之同稟，千經萬論，恒沙正義之俱詮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頓？以心如寶印，文字頓現，更無前後際故。約斷障說，如斬一婁絲，萬條頓斷。若修德說，如染一婁絲，萬修頓色。故云一念與性相應，八萬波羅蜜行，一時齊用。如有頌言：「如是知心識，明解一切法，一切知見人，速成等正覺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破疑辨惑？故云：求大乘者，所疑有二，夫大乘法體為一？為多？如其是一，即無異法，無異法故，無諸眾生，菩薩為誰發弘誓願？若是世多法，即非一體，非一體故，物我各別，何得起同體大悲？由是疑惑，不能發心。

今為譴此二疑立一心法，開真如生滅，體用二種門。立一心法者，遣彼物疑，明大乘法，唯有一心，一心之外，更無別法。但有無明，迷自一心，起諸波浪，流轉六道。雖起六道之浪，不出一心之海，良由一心，動作六道故。得發弘誓之願，六道不出一心，故能起同體大悲。如是依於一心，能遣二疑，得發大心，具足佛道。此說一心，破出世菩薩疑惑也。

破世間凡夫疑惑者，只謂一切眾生，不了自心為境，惑亂於不見處見，向不聞處聞。如餓鬼同見膿河，翳眼妄觀蠅髮，醉人看轉日，熱病現珠形，定中覩香花，夢裏乘船筏，罪人怖銅狗，病士飲盃蛇。斯皆是自心，識變所作，不能明了，妄起愛憎。如西施愛江，嫫母嫌鏡，豈知妍醜在我，何關物乎。

又如云：似一美色，婬人見之，以為淨妙，心生染著。不淨觀人，觀之種種惡露，無一淨處。等婦見之，妒瞋憎惡，目不欲見，以為不淨。婬人觀之為樂，妒人觀之為苦。淨行之人，觀之得道。無預之人，觀之無所適莫，如見土木。若此美色實淨，四種人觀，皆應見淨，若實不淨，四種人觀，皆應不淨。以是故知好醜在心，外無定也。

又如凡夫食是轉王毒，人間淨是諸天穢；如共食寶器，任福而飯色不同；似一無為隨證，而三乘有別。故知境本非善，但以順己之情，便名為善；境本非惡，但以違己之情，便名為惡。是知：實無外境，唯想變情生。

以此證知斯門不謬，是諸佛最上之妙理，第一之真詮。猶如地，發生萬物；猶如海，容受百川；猶如鏡，一道照臨；猶如秤，審量一切。故有頌言：「此即是佛最勝之教理，審量一切法，如秤，如明鏡，照耀如明燈，亦如試金石，正道之標相，遠離於斷滅。」可斷纖疑，同正斯理。如未入者，應須靜慮，虛襟澄神，寂照如同眼見，豈言說之能及乎？若動念起思，返失真鑒。故云：「如人動目，天地傾搖。」故不能如實知也。但如密室之燈，自然朗耀，此之心法唯證。

乃知神妙無方，至理玄邈，三際求而內得，二諦推而莫知。無像無名，不可以測其深廣。無依無住，不可察其指蹤。細入無間之中，不可言其小；大包乾象之外，不可以語其深。至道虛玄，孰能合有？幽靈不墜，孰能合無？

邊分法界而非多，性合真空而非一，體凝一道而非靜，用周萬物而匪勞。如如意珠，天上勝寶，狀如芥栗，有大功能，淨明五欲。七寶琳瑯，非內畜，非外入，不謀前後，不擇多少，不作麤妙。稱意豐儉，降雨滾滾不添，不盡利益無窮。蓋是色法，尚是如此，豈況心神妙，寧不具一切法耶。

此第一義諦，觀心法門，非淺智承當，劣根信入，鷰雀焉攀鴻鵠之志，井之蛙寧探滄海之淵？如金翅鳥飛翼奚及。若毗沙門寶，貧室難儔。比師子哮乳時，貍弗能作。似香象所肩擔，驢不能勝。須遇大機，一聞千悟，同驛馬見鞭影，速入正途。如日出照高山，頓明心地。如有頌云：「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，若問曹谿旨，不更待揚眉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出生死？是以凡夫貪著，無常計常，念念輪迴，新新生滅。雖年百歲，猶若剎那。如東逝之長波，似西垂之殘照，擊石之星火，驟隙之迅駒，風裏之微燈，草頭之懸露，歸崖之朽樹，爍目之電光。

若不遇斯觀門，則萬劫虛浪生死。是以生死無際，如旋火輪，一息一晌之中，有四百生死。煙迴電轉，命若懸絲。如羊就屠，似肉趣市。當祿命盡處，風火散時，勢不可臨，威不可遏。如師子正飢困，毒蛇吸大風，惡鬼振瞋心，渴馬護惜水。死王奮力，甚畏於彼。若欲了絕，不無其門，但先斷業繩，次開心訣。

如云：「心外有法，生死輪迴；無心外法，生死永棄。」是知了心實相，眾患俱銷，如伐樹除根，生死之苦永絕。猶灸病得穴，煩惱之流病不生。又若毗藍之風，卷羣疑而淨盡；猶劫燒之火，蕩異執而無餘。若以漸教漸修，執事戒定，不入斯門，但除枝葉。

故云：「身被戒鎧，心無惠劍者，則不能懷結使之元首。」若不觀心，妙惠成就，終不能斷無明根本。如日光現而絕暗冥，業跡盡而無惡境。是以若不在現量，焉知法空？空惠若成，當處解脫，則異生不墮生死海，迷處全空，諸佛不證真如門，悟時無得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證涅槃？以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為本。故云：「安置諸子於祕密藏中，我亦自入其中。」又云：「此大般涅槃，是諸佛放捨身命之處。」則自他始終，究竟指歸之處。千聖同稟，百民交歸。

方知：凡亦是心，聖亦是心。如清亦是水，濁亦是水。以所習處下，不能自弘，則溺塵勞耳。若以心託事，則狹劣為相，所局不能自在。故若以事從心，則廣大，以心無住無依，則能放曠。故大凡世人，多外熏其事，而內不曉其心，是以所作所為，俱非究竟，所以附處卑故耳。

如檮縛牛之虻，飛極百步。若附鸞尾，則一翥萬里，非其翼工，所託迅也。亦牆頭之草，角裏之聲，皆能致其高遠者，所託之勝也。如入此觀門，一一附於自心，則毛吞巨浸，塵納十方，豈非深廣乎？

故如來出世，為此一心大事因緣，開示悟入，一切眾生心，即是佛心，契同無二。如藏中無寶，徒勞掘鑿。只有不寶，不廢人工。但發信心，必當見性。故云：「我為汝保任此事，終不虛也。」纔入斯門，一際平等。如水未入海則不鹹，薪未入火則不燒，境未歸心則不等。若以此觀之，萬事皆同一照。

若不信者，焉識此心，其猶日月麗天，盲者不覩。雷霆震地，聾者不聞。妙契即隣，不在身近。如福人出世，則琳瑯現矣。薄福者，出荊棘生焉。皆由自心，有現不現。如月上女偈答舍利子云：「我雖內室中，尊如目前現。仁稱阿羅漢，常隨而不見。」故須菩提不出石室，親覩法身，阿難為佛侍者，不見佛面。

若不觀心，何脫境縛？以不知自識變起，而復自緣。如畫師畫出殊形，翻生愛著。以意識筆，描三界圖。高下纔分，愛憎隨起。又如

春蚕作繭，秋蛾撲燈，惡見自纏，無明自熱。
此觀心法，可以現知，如夜夢唯心，覺亦如是。且夢中見者，是夢中意識。現在見者，是明了意識。過未之境，是獨散意識。定中見者，是定中意識。是以若夢若覺，若散若定，皆不出四種意識。
且如現見青白物時，於現量中，得法自性，不帶名言，無籌度心，是圓成語，則不執為外色，皆是眼識見分。與同時明了意識，以比量計度分別為青，便成外解。以意辨為色，言說為青。故云：「皆是意言分別。」如眼識率爾任運見時，未分皂白。剎那流入意地，方執成境。以意緣時，眼識以過。世人多執，我眼現見，全無道理。
見以若不歸己，見性明宗，於外別求，從他妄學者。如鑽水覓火，壓砂出油，此非正因，徒勞功力。若能尅己辯事，諦了自心者，如從木出火，於麻出油。不壞正因，易得成就。不隔一念，功力立成。是以堅信不移，法空之虛聲自息。明誠可驗，靈潤之野燄俄停。豈假傍通，心魔頓絕。匪憑他術，識火俄銷除，不肖人莫窮斯旨。
所以云：依智不依識者，謂識現行，隨塵分別，眼色耳聲，躭迷不覺。大聖示教，境是自心，下愚氷執，塵為識外。今人口誦其空，心未亡有。騰空不起，入火逾難，俱是心相封迷故爾。後得通達，隨心轉用，豈不鳥之遊空，自當如布之火浣，不足恠也。但羣生識性不同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，然據至道，但是自心。
故云：

> 三界上下，法義唯心，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。又云：如如與真際，涅槃及法界，種種意生身。我說為心量，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。終窮至實，畢到斯源，隨流感果，還宗了義。

又以一切境界，唯心妄動。若心不起，一切境界相滅。唯一真心，遍一切處。又依唯識，境本無體。境既不生，心亦隨滅。以心是所依，境是能依，所依既滅，能依不起。則疑銷能所，藤蚍於是併空。見息對治，形名以之雙寂。
若不觀心，何息分別？以一切分別，皆分別自心，心不見心，無相可得。如有頌言：「法從分別生，還從分別滅。滅是諸分別，是法非生滅。」生滅唯心，法無動靜。
又如頌言：「種種隨心轉，唯心非餘法，心生種種生，心滅種種滅。眾生妄分別，無物而見物。無義唯是心，無分別得脫。」何以得脫？以知唯心。
故如第六獨生散意，緣過去未來水月鏡像等，變起假相分。是此等相分，但是眾生第六識。妄構畫遍計，當情變起，都無心外實境。是知：入此觀門，盡通萬法，如箭射地，無不中者。若不入斯旨，

即隨他轉，如箭射的，多乖少中。如有頌言：「行自境界中，獲得所應得；行他境界中，如魚墮陸地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識幻化？以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無非幻。非幻常不生，幻法從何立？又云：「一切如幻，其幻不實，知幻是幻，守真抱一。」既了物虛，即歸於真心之一故。又云：「善不善法，從心化生。一切境界，意言分別。制之一處，諸緣斷滅。」故知：六趣受身，唯化所變。三界有法，皆揑所成。莫不足躡乾城，渴思啗水，期空華結果，望石女生兒。若技女之出戲場，空迷智眼。如幻士之遊眾會，但誑自心。一向耽迷，孰能觀察？

明知無別理，但是妄心生，為八倒之根株，作四流之源穴，疾如掣電，猛若狂風。撇起塵勞，速甚瀑川之水；欻生貪欲，急過旋火之輪。遂乃結構四魔，驅馳十使，沈二死之河底，投八苦之啗中，醉迷衣裏之珠，徒經艱險，鬪沒額中之寶，空有悲號。皆因妄心，迷此真覺。

是知：昇墜在我，損益非他，妄作妄修，自當自受，必無前境而作對治。如昔有比丘，夜悞踏瓜皮，為是蝦蟇，因此惡道受苦，所以善從心起，自福其身。如珠現光，還照珠體。惡從心生，反以自賊，如鐵生垢，銷毀其形。所以君子尚反己，而不怨天尤人，況慕道參玄，不信斯旨？

若不觀心，何以行施？以無可與者，名為布施。心外有法，有可與者，能所不亡，不得三輪體空，入施法界故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持戒？以大乘大菩薩戒，謂觀唯心。本無外色，無色可破，相空亦無，離取相過，故名持戒。又云：「一切凡聖戒，盡心為體。」故云：「雖信別相，不信一體，無差別相，名信不具故。所有禁戒，亦不具足。所有多聞，亦不具足故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忍辱？故云：「忍者於一剎那，盡一切相，及諸所緣。」是知：唯心無外境對持，方名為忍。故云：辱境若龜毛，方成真忍矣。

若不觀心，何成精進？故云：「若能心不起，精進無有涯。」是知：起心即有境所緣，了心境俱空，方成精進。

若不觀心，何成禪定？是以若不分別諸境，是真調伏心。了一切法空，即常在三昧。所以云：「大菩薩定，謂觀唯識，不見境時，心無緣念，則是真定。」如有頌言：「人生百歲，情多放逸。不如一日，歸心空寂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成般若？以靈臺智性，諸佛由生，是嶮惡徑中之導師，迷闇室中之明炬，生死海中之智楫，煩惱病中之良醫，碎邪山之大風，破魔軍之猛將，照幽途之赫日，警昏識之迅雷，抉愚盲之

金錍，沃渴愛之甘露，截癡網之惠刃，給貧濟之寶珠。若般若不明，萬行虛設。故云：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淨。」

又云：「不求諸法性相因緣，是名正慧。」斯乃心性無生，能成妙慧。所以智慧者，大菩薩皆觀自心，意言分別，以為境界。從初發心乃至成佛，皆作此觀。以但唯識心分別，都無前境，究竟唯一真空，更無所有。故云：「空心不動，具足六波羅蜜矣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成方便？菩薩以無所得為方便，能入無邊幻網，四攝攝生故，心外無法，何所得耶？

若不觀心，何成大願？願從心生，故稱願海。世界所持唯風輪，萬行所興唯願海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力？故云：「質微則勢重，質重則勢微。如地質重，故勢不如水。水性重故，力不如火，火不如風，風不如心。心無形故，力叡無上，神通變化。八不思議，心之力也。」此力能攝一切，能成一切。如魚母憶魚子，蜂王攝蜜蜂。魚母不憶，魚子不生；蜂王不攝，羣蜂不聚。一切國土，想力所持，諸緣境界，隨念而至。想空則境寂，念滅則相亡。如有偈言：「諸法不牢固，唯在於立念。以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念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智？以心為智，即是本性寂照之用，此智凡聖皆具，用有淺深。故云：

> 終日圓覺，而未嘗圓覺者，凡夫也。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，菩薩也。住持圓覺，而具足圓覺者，如來也。離圓覺無六道，捨圓覺無三乘，非圓覺無如來，泯圓覺無真法，其實皆一道也。三世諸佛之所證，盖證此也。如來為大事出現，盖為此事也。三藏十二部，一切修多羅，盖詮此也。

斯乃窮原之說，稱性之談。如闡普眼之法門，皆述理中之一義。似剖大千之經卷，非標心外之餘文。攝網提綱，一言無不略盡。即權顯實，殊說更無異盈。於眾義中，如從石選玉；向羣經內，猶披砂揀金。耀不二之慧燈，破情塵之暗惑，注一味之智水，洗意地之妄塵。

若能一句入神，歷劫為種，何以故？此心法門，於一切眾中，為首為師，為明為導。故云：「一切法中，心為上首。」又：「一切明中，心明為上。」又佛以法為師。故云：「此事唯我能知。」如鏡挂高臺，似月懸廣漠，孤光一照，萬慮皆銷。故云：不仰太山，靡覿千霄之狀；不遊大海，未覩沃日之奇。不入此門，焉知廣大？
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多聞？以但了心之一法根本，自然遍攝羣經，故云：「唯願少聞，多解義趣。」即此意也。是以種種諸法雖多，但是一心所作。於一聖道，立無量名。如一火因燃，得草火木火之號；猶一水就用，得或羹或酒之名。

以圓明邊，目之為珠。以深廣邊，稱之為海。以神解之性，號曰靈臺。以萬法宗，標名寶藏。則攬草無非是藥，執礫悉成金。滿室唯聞詹蔔之香，空器遍盈甘露之味。舉足不離金色界，迴頭盡是旃檀林。則四辯六通，因茲而起，三乘五性，從此而惺。所以如來常不說法，名為具足多聞。則眾生心中佛無示，佛心中眾生無得，可謂一心念念，常轉法輪，而無間斷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行慈？以不入無緣，不如磁石吸鐵，任運吸取一切眾生故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運悲？以不了同躰，皆成愛見。故云：「自男生我女，徒生妄想悲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生淨土？故云：

> 三世一切諸佛，皆無所有，唯依自心。菩薩若能了知，諸佛及一切法，皆唯心量，得隨順忍。或入初地，捨身速生妙喜世界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。

又云：「智習唯識通，如是取淨土。」是知，昔人有言：「萬事萬形，皆由心成。心有高下故，丘陵是生。」乃至云：佛土常淨，豈待變而後飾，蓋是變眾人之所見耳。

故云：

> 觀心性本淨，猶如虛空，即是性淨之境，境即國也。觀智覺悟此心，名之為佛。初觀名因，觀成名果。若論自行，即是心王無染；若論化他，即是心數解脫智慧源。

但隨境界轉，意如火，事如法。不制自意地，唯從諸法流，斯皆失本迷源，隨流徇末。若能頓明意地，唯從諸法流直了心源，不求脫於諸塵，不繫縛於一法，可謂究末遇本，尋流得源矣。遂乃無功而自辯，無作而自成。顯此一心，萬法如鏡。

如是開示，究竟指歸。如八千聲聞，於法華會中，見如來性。如秋收冬藏，更無所作。亦猶到寶所，更無所至。故云：「我法至久後，要見說真實。」若說權小之法，初機隨語執生。且如毛道異生，居不定聚。若習性易染，猶若白絲。故云：「人性猶湍水，決東則東，決西則西。」又似尺蠖，食黃而身黃，食蒼而身蒼。

如第八含藏識中，十法界種子，一切俱有。隨所聞熏之力，發起現行。若聞此觀心，佛界種子自然開發。又此是真性中緣起，自在無礙法門。一一皆談如理實德，以法如是故。非約變化，對治權巧所說法。法皆得全力，非是分力。如金鑄成十法界像，一一像全得其金。猶十子對父，各各子全得其父。但隨緣名字，似有差別。則真如法位，本末皆同。

如有頌言：「諸色心現時，如金銀隱起，金處異名生，與金無前後。」如金銀隱起功德之像，龍鳳之形，前後俱是金，名字空差

別。如云法身流轉五道，號曰眾生，覺心不起，名不動智佛。前迷作眾生，雖唯是識；後悟而成佛，亦不出心。
故云：隨緣非有之法身，亦不異事而顯現；寂滅非無之眾生，亦不異真而成立。故頌云：「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鐶，展轉無差別。」則知古今日月，無異光明。法爾山河，常住世界。因情有異，隨智成差。然分別本空而無，異而無異，情非理外，差而無別。可謂一道真心，始終無變矣。
若不觀心，何以護正法？故云：「菩薩不須守護諸法，若菩薩但能善護自心，則能成就諸佛妙法。」又云：「但正其心，不尚餘學。」自心若正，萬境咸歸。自心若邪，諸塵有滯。若金剛寶置日中而無定形，猶玻瓈珠隨前塵而變眾色，似天意樹逐天意轉，比人間境逐人心成。
故云：「三界上下法，我說唯是心。」則一切法是心，心是一切法。又如一水生四種見，水無定相。猶一金鑄五趣人，金非別形。任背覺合塵，心元不動。縱猒異捨別，唯一真如。是知：十法界、五陰、三種世間，一際無差，唯心分別。
如有頌言：「無地及諸諦，無國土及化佛、辟支、聲聞，唯是心分別。心遍一切處，一切處皆心。以心不善觀，心性無諸相。」又云：「一切方海中，依此於眾生心想而住。」如是信入，懷抱澹然，不以佛為欣，不以魔為慼。如幻師於幻無著，知幻從我術生。似調馬見影不驚，如影從自身出。
故云：「無有少法，能取小法。」無作用故。但法生時，緣起力大。即一體上，有二影生，更互相望，即不離諸心心所。由緣起力，其性法爾，如是而生。所以即境是心故難入，即心是境故甚深。如是則芥納須彌，塵含法界。壺日月毛孔，山河自然明見。
故云：「不出圜堵之室，而知天下者，知反己之謂也。」所以云：歸根得旨，隨照失宗。如諸佛唯一法身，逐機感時。自異心雜，而但瞻青色；意淳，而唯覩金光。
若龍王布一味雨，隨處而各見不同，業淨則變作珠纓，罪垢則觀成刀劒。亦猶木母變色，起自孝思。金像舒光，先於敬意。似鏡鑒像，形曲而影凹。如谷答聲，語雄而響厲。故知：昇降在我，得喪由心。飲甘露而蹈雲霞，非他所授。臥煙燄而吐膿血，皆自所為。劒樹刀山，誰人淬鍊？蓮臺寶樹，何者興崇？
故云：為善福隨，履惡禍追。響之應聲，善惡如音，非天龍鬼神所授，非先禰所為。造之者心，成者身口矣。又如偈言：

心為法本，心尊心使。中心念惡，即言即行。
罪苦自追，車轢于轍。心為法本，心尊心使。
中心念善，即言即行。福樂自追，如影隨形。

如斯妙門，直指心地，如囊中有寶，不探示之，孰能知者？猶室內金藏，未遇智人，何由發掘？若珠蔽內衣裏，弗偶親友呵責，曷致富饒？似窮子之家珍，非長者之誘引，爭能承紹？如有頌言：「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能見。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了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受持讀誦？以破塵出大千經卷，仰空寫無量真詮，念念轉法輪，有何遺忘？故云：

手不執卷，常讀是經。口無言音，遍誦眾典。

佛不說法，恒聞妙音。心不思惟，普照法界。

是以若遺文了義，如師子就人。若背義徇文，猶癡犬逐塊。

故云：「我所說者，義理非文。汝所說者，文語非義。」名字如塊，真理如人，無明癡犬逐名言塊，種智師子得理亡名。是以，但徇其名言者，只為不見自性。發萌芽於境上，起覺觀於心中，水動珠昏，雲飛月隱。如有頌言：「瞎狗吠茆蔟，盲人唱賊虎，循聲故致迷，良猶目無覩。」

故知：須具己眼，開發本心。是以智人打牛不打車，愚人磨甎不磨鏡。磨甎焉能照物，打車曷以進途？打車如役苦身，只練邪見無益之行；磨甎似背圓教，唯成但空下劣之乘，覩為不薦靈臺真如法寶。

此是諸佛大威德不思議法門，猶赫赫日輪，豈外道嬰孩之所觀？高高法座，非少乘矬陋之能昇，蚊蚋而難負須彌，鷦鷯而焉吞滄瀣。應須普賢長者子文殊大人，方可直下承當，頓圓無滯矣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弘法？以一心為如來所說之根本，蓋緣如來依此一心，而成就故。是則教理行果，皆依此心。從微至著，未嘗離此。若離於心，得成佛者，無有是處。離此有說者，皆外道教也。是以云：「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，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。依於此心，顯示摩訶衍義。」

如有頌言：

若一切唯心，世間何處住？

去來依何法？如何見地中？

如鳥虛空中，依心風而去。

不住不觀察，於地上而去。

如是諸眾生，依分別風動。

自心中去來，如空中飛鳥。

見身資生器，佛說心如是。

故知：若未識心，不名弘法。

故云：一切諸法，悉出心中，心即大乘，心即佛性。又心攝諸教，觀一切眾生心中，具足一切法門。如來明審，照其心法，按彼心說無量教法。從心而出，雖名義無盡，同詮一心。

故云：華嚴等經中，遮境唯識，名為唯心。辨中邊論，遮邊執路，名為中道。般若經中，明簡擇性，名為般若。法華經中，明究竟運載，名曰一乘。勝鬘經中，遮餘虛妄，名一實諦。顯法根本，亦名一依，由空而證。又是空性，亦名為空。彰異出纏，顯攝佛德，佛從中出，名如來藏。明體不染，真實法性，名自性清淨心。功德自體，亦名法身。

無垢稱經，遮理無差別，名不二法門。大惠經中，表無起盡，亦名不生不滅。涅槃經中，彰法身因，多名佛性，離縛解脫，亦名涅槃。楞伽經中，表離言說，名不思議。瑜伽等中，顯不可施設，名非安立。攝大乘等，顯此遍常等，名圓成實。對法論等，明非妄倒，名曰真如。是以萬法隨心而住，讚之莫窮，但契一心，自含眾德。

故云：

> 至聖垂誥，鏡一心之玄極。大士弘闡，燭微言之幽致。雖忘懷於詮旨之域，而浩行於文義之海。蓋欲寄象繫之迹，窮無盡之趣矣。

是知非言，無以立其文；非文，無以廣其義；非義，無以窮其玄。夫得其玄者，則一心無盡之宗矣。

故有頌云：

> 若欲三千大千界，教化一切諸羣生，
> 如雲廣布無不及，隨其根欲悉令喜。
> 毛端佛眾無有數，眾生心樂亦無極。
> 悉應其心與法門，一切法界皆如是。

若此弘法，所利何窮？直指自心，全提家寶。如傾囊倒藏，大施無遮。徹果該因，更無前後。可謂一念一時，所益無際矣。故云：遮那之境界，眾妙之玄門。知識說之而不窮，善財酌之而不竭，文殊體之而寂寂，普賢證之以重重。是以，若隨其法性，如雲散長空，本無一物。若隨其智用，如華開春谷，佛事無遍。雖說遍恒沙，同遵一道矣。故云：「如來於一言語中，演說無邊契經海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建立道場？以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，成就一切智故。又云：「一切眾生，皆是道場，是不動相故。」又道場者，實相理遍為場，萬行通證為道，即道無不至，場無不在。若能懷道場於胸中，遺萬累於身外者，雖復形處憒鬧，跡與事隣，乘動所遊，無非道場也。

所以棄諸盖菩薩白佛言：

> 世尊，曾聞如來而坐道場，道在何處？為近為遠？而可見不？

佛言：

善男子，法身遍滿，無非佛土，十方世界，五蔭精舍，性空自離，即是道場。云何問言為近遠耶？善男子，若能悟解道在身心，如是之人，則名為見諸法。

又云：

我坐道場時，不得一法，唯得顛倒煩惱所起，畢竟空性，以無所得，故得。以無所知，故知。

若不觀心，何明法相？以有為無為一切諸法相，皆從心出，無不心也。以心不守自性，能隨染淨之緣，成十法界之相，故稱法相。以正隨緣時不失自性，故稱法性。則隨緣無性，無性隨緣。如水不守自性，隨風作波。正作波時，不失濕性。若失濕性，不能興波，心性亦爾。

是知法性法相，真俗義門，並是如來藏性，清淨真心之所建立。若善若惡，隨心所轉，若順轉即名涅槃。故云：「心造諸如來。」若逆轉即是生死，故云：「三界虛妄，皆一心作。」

如水之體，本無方圓，入方器則方，入圓器則圓。故云：「諸佛非天非人，而能天能人。」在天而天，在人而人矣。如有頌言：「譬如一心力，能生種種心。如是一佛身，普現一切佛。」如是通達，一際無差，非古非今，不增不減。

如有頌言：「如人掘路土，私人以為像。愚人謂像生，智者言路土。後時官欲行，還將像填路。」像本非生滅，路亦無新故。所以生滅隨緣有異，新故約時不同，始末窮之，唯一路土。況前後聖，迷悟不同，初後觀之，但一心識。

如是則見自心之高廣，照無窮之聖應，遂乃未解者令解，未安者能安，恩覆大千，慈含法界。故云：「若幽冥世界，及於一一世界中間，日月等光，所不照處，為作光明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，斯之謂也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莊嚴？以諸佛法身，如真金相好，似金莊嚴具。以金作具，體用全同。從心現色，性相無二。如問云：「若佛法身，無有種種差別色相，云何能現種種諸色？」答：

以法身是色實體故，能現種種色。謂從本來，色心無二。以色本性即心自性，說名智身。以心本性即色自性，說名法身。依於法身，一切如來所現色身，遍一切處，無有間斷。

又以無邊佛事，皆從一心而起。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盖，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，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，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，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等。故菩薩不待莊嚴，成就諸法，以一心自具故。是以觸境皆心，盡成佛事。

故云：雲臺寶網，盡演妙音。毛孔光明，皆能說法。香積世界，飡香飯而三昧顯。極樂佛國，聽風柯而正念成。絲竹可以傳心，目擊

以之存道。既語默視瞬皆說，則見聞覺知盡聽。苟能得法契神，何必要因言說？
如相者占人面色，辯貴賤之形。外道打髑髏之聲，察善惡之事。馬鳴有和羅之技，帝釋有法樂之臣。琴中傳意於秦王，脫荊軻之手；相如調文君之女，終獲隨車。是知：若色若聲，悉具一心法界。故云：「一切色是佛色，一切聲是佛聲矣。」
若不觀心，何以成菩提？以菩提即是道，道即是自性清淨心。湛然不動，盖是正覺無相之真智。其道虛玄，妙絕常境。聽者無以容其聽，智者無以運其知，辨者無以措其言，像者無以狀其儀。故云：「菩提心者，非有非造，離於文字。菩提即是心，心即是眾生。若能如是解，是名菩薩修菩提心故。」
所以證心成菩提，故稱究竟。無一念而不成遍照，以一念頓圓故；無一法而不被光明，以念外無法故。如云：「無有智外，如為智所入，亦無如外，智能證於如。」又云：「無有少法，與法同止。」是知：唯心一際法門，心外更無法可以對持，可以同止。所以云：「心不至境，境不至心。」凡所見境，唯所見心。則實際理地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，大魔王亦不能行不能到，以佛魔俱是實際一心，若能行能到，即成二法。何者？若有能行能到之人，則有所行所到之法。心外有法，不成菩提。今則逆順同歸，美惡齊旨，無非菩提矣。
如云：「五逆即菩提。」既五逆與菩提不出心性故。所以天魔即法界，即生死即涅槃門。談實相而不壞假名，論差別而不破平等。眼不見有不淨之剎，耳不聞有可惡之聲。外道尼乾經，皆是佛說；提婆達多言語，盡順正宗。則荊棘垂七重行樹之陰，梟獍說一道甚深之旨。
故云：「如瑠璃寶器，隨所在處，不失其性。」是知心亦如是，垢法隨流而不增，淨法返流而不減。若以空明即空現，若以色明即色現。隨法界緣，遍法界現。現無現性，緣緣自空。唯一真心，湛然不動。如有頌言：「諸佛從心得解脫。心者無垢名清淨，五道鮮潔不受染，有解此者成大道。」則五道由心，雖遍丹臺，無染恒清。展六合而不弘，縮一塵而非溢。披毛戴角，而本性不殊，魄散形銷，而一靈常在。
若不觀心，何具道品？以身受心法，但一真心，俱無自性，了不可得，即四念處觀。善不善品法，從心化生，即四正勤。心性虛通，隱顯自在，即四神足。信心堅固，湛若虛空，即五根五力。覺心不起，即七覺支。直了心性，非邪非正，即八正道。
心境融通，自他一體，即四攝法。不得身口意，常隨智慧行，即十八不共法。乃至萬行因圓，十地果滿，直至受記成佛，皆不離一

心。故云：「心淨無垢，則為受決。」又云：「不得一法，諸佛疾與受記。」此一心門，神性獨立，未曾即一法，未曾離一法，未嘗同一法，未嘗異一法。何者？以心外無法，見法是心，故稱無為之門，絕待之妙。如文殊履處盡為金，海惠來時純是水。

所以云：「一切諸法一心量，無心外法。以無心外法故，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？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？無有障礙，無有解脫。」又云：「不見一切諸法，是菩提相。不證一法而證諸法，是故說為應正遍知。」

此六自在王，恒常清淨，要凡即凡，要聖即聖，大小不拘，迷悟焉定。羣生根由，諸佛性命，但隨緣生，不與物競。似指南車，萬物同歸；如解鷄厓，四面皆正。故云：能知一切，唯是一心，名為心自在，則無盡法財珍寶，常出掌中。十方一切虛空，皆為智藏。

若不信自法，而取前塵，猶舉手摘遙星，投身撈水月，吹魚網而欲令氣滿，取聲響而擬藏筐中，豈有得時？愚之甚矣！如今取勝妙境，猶美女愛鏡裏之容，厭違逆境。若惡馬自怖日中之影。又取境之者，如空中求空。捨法之人，若畏空狂走。取捨而不離空內，憎愛而俱在心中，以不正觀，成茲倒見。

如有頌云：

言詞所說法，小智妄分別。
是故生障礙，不了於自心。
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。
彼由顛倒想，增長一切惡。

又云：「第一義諦者，但唯是心，若不了心，皆成世諦。」所以云：以肉眼觀無真不俗，以法眼觀無俗不真。然若識心，則肉眼是佛眼，或不了心，則天眼成翳眼。

如云：「大士肉眼圓通，二乘天眼有翳。」且二乘以無漏智，修得天眼，云何却成障翳？以藏通二教，雖具六通，不能一心即具法界，皆以滅心為極果。設使別教大乘，能知一切法趣，此心今未圓具，須歷別修行，次第生起，俱存教道，不入圓通。以此觀門，唯上根直受爾。

若不觀心，何成佛事？以萬法隨心迴轉，善成一切，能令凡聖交徹，大小相含，隱顯互成，一多融攝。故云：「觀心空王，玄妙難測，無形無相，有大神力。」所以云：「此之供具，皆是無作法所印，無上心所成。」是以華藏山河，皆成佛事。

善財知見，悉入法門。輪王坐妙寶床時，入四禪而離五欲。菩薩著法性冠處，見一切法，悉現在心。或寂寞無言，示心輪而顯妙；或虛空絕相，化閻王以悟真。袈裟懸於高幢，香飯取於上土。或目擊而存道，或異相而傳心。放一毫智慧之心光，示種種塵勞之佛事。

乃至如法華身內，積大鐵圍之山川。摩耶腹中，展不可說之世界，一塵中見難思之佛國，針鋒上立無邊之身雲。以四海之渺瀰，攝歸毛孔。用須彌之高廣，內入芥中。飛佛土於十方，未移本處。擲大千於界外，含識莫知。日月懸於毫端，供具現於體內，腹納劫燒之燄，火事如然，口吸十方之風，身無損減。斯皆自心轉變，不動而遠近俄分，一念包容無礙，而大小相入。

或云：香積去此，有四十二恒河世界者，即是經歷四十二位心地法門。或云：散華瓔珞空中，成四柱之寶臺者，即是常樂我淨，一心四德之涅槃。所以云：此華盖等，皆是無生法忍之所生起。或佛言：彼時鹿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即結會古今，明自心一際之法。

或教中凡有空中發聲告示，言下息疑者，並是頓悟自心，非他境界。如解脫和尚得遇化佛，因請問深旨。佛乃隱身不現，空中說偈云：「方便智為燈，照見心境界，欲知真實法，一切無所見。」因茲悟道。又如楞伽王聞佛說法後，佛與四眾，忽然不見。因此思惟，頓入唯心之旨。

或法華移天人於他土，即是三變心田。或維摩取妙喜來此方，斯乃即穢明淨。或丈室容於高座，寶蓋現於大千。未離兜率，已般涅槃。不起樹王，而昇忉利。執手經無量之劫，登閣見三世之因。釋迦眉間，出菩薩身雲之眾。普賢毛孔，示諸佛境界之門。小器出無限之嘉羞，仰空而雨難窮之珍寶。不動此處，遍坐道場。十剎寶坊，合為一土。聞經於五十小劫，猶若剎那之時。現通七日之中，舒之為一大劫。

如王質遇仙碁，一局經三年，而謂食頃。周穆皇隨於幻士，積多年歲，實謂剎那。尚能以短為長，以長為短。故知：非干多時劫，唯識所成耳。

乃至六相義十玄門，皆是一心圓融，顯現無礙。六相義者，一心為總相，多心為別相，乃至能同能異，能成能壞，皆是一心本末建立。十玄門者，同時具足相應門，一多相容不同門，乃至隱顯門，帝網門，具德門，自在門，安立門，十世門，託事門，皆於此由心迴轉，善成一門，無量教義，一時成就。

以平等心是一義，差別心是多義。以一心即一切心，是相即義。是同時相應義，以一切心入一心，是相入義。以一心攝一切心，是隱義。以一切心資一心，是顯義。以不壞差別心，而現平等心，是多中一義。以不隱平等心，而現差別心，是一中多義。又微細心不礙廣大心，廣大心不礙微細心，是一多不同義。

以一實心是純，差別心是雜，差別心即一實心，雜恒純；一實心即差別心，純恒雜，即諸藏純雜義。以一心帶一切心，還入一心，是帝網義。因心現境識心，是託事顯法義。長劫短劫，延促時量，皆

從積念而成，一心所現，是十世義。因一心正義，演難思法門，究竟指歸，言亡慮絕，即唯心迴轉義。自心既爾，他心亦然。涉入交羅，重重無盡。

並是圓機入處，悉堪投足栖神。且如觀味聞香，皆能悟道。華飛釧動，盡可證真。語默嘗合，玄微動止。未離法界，乃至恒沙義聚，無量法門，舉一例諸，俱不出自心之法。故知：菩薩隨世所作皆表心。故淨名經云：「不捨道法，現凡夫事。」如云：「一念於一切處，為一切眾生，示成正覺。是菩薩園林，法身周遍，盡虛空一切世界故。」

則知不用天眼視，徹見十方際，曷假天眼？耳聽遍聞法界聲，寧仗神足通，疾至十方土？端坐寂不動，諸佛常現前。緊那羅琴，豈假調品而韻？似無聲之樂，何須彈擊而成？故云：「摩訶迦葉久滅意根，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。」又云：「我有一語，不過直與，小於毫末，大無方所，本自圓成，不勞機杼。」

若不觀心，何以懺悔？以了一心，真性解脫，能空煩惱、繫縛、九結、十使等。若比餘法懺滌，校其功力，如氈華千斤，不如真金一兩。似一栴檀樹，改四千由旬伊蘭林，能令煩惱即菩提故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滅罪？以罪從心生，還從心滅。故云：

觀心無心，從顛倒想起，如此想心，從妄想起。

如空中風，無依止處。如是法相，不生不沒。

何者是罪？何者是福？我心自空，罪福無主。

如是懺悔，猶翻大地，非除枝葉。如云：「夫免三塗惡業者，要須離有無二見，證解一心，方得解脫。」此乃是真阿蘭若處，正修行門，無別指歸，究竟安隱。

故云：「自為洲渚，自為歸處；法為洲渚，法為歸處；無別洲渚，無別歸處。」乃至除病止飢，唯心所宰。如吞蛆得病，豈有實境當情？懸砂止飢，皆是幻心想起。或輸忠立孝，亦心所成。故云：河嶽不靈，唯人所感。是以箭銜石虎，奚功力之所致。三軍告醉，豈麴蘗之所成。魚躍水池，非網羅之所捕。笋抽寒谷，匪陽和之所生，皆是自心內感外現。

又如唐德宗朝，驃國有使。帝問：何以知朕臨朝？對云：我國三年，牛馬頭向東而臥，水無巨浪，海不揚波，所以知中夏有華風，乃陛下之聖德。復有珠還合浦，劒去吳都，虎負子而過江，鳳呈祥而入境。且牛虎無計度分別，珠劒本屬無情，豈能感德知恩？抱強負弱，全是人心之所感，真唯識義之所成。如篤善則天座擁前，習惡則火車盈側，命富則玉堂金屋，業貧則瓮牖席門。但將心鏡照之，萬事難逃影跡。

如有偈言：「亦不從天生，亦不從地出。但是空心性，照世間如日。」更不見者，是盲者咎。故云：雲駛月運，舟行岸移。不知妄想之雲自飛，真月何動？豈悟攀緣之舟常泛，覺岸匪移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報恩？故云：「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此則名為報佛恩。」是以若報佛恩，無先弘法，裂邪見網，竪正法幢。若欲闡揚，離心非正。心若正，萬法皆正，心若邪，萬法亦邪。若離自心外，欲破他邪，此乃立自立他，見邪見正。如卸甲入陣，弃火焚畬，欲希破敵下種，無有是處。但能守護自心，即是護持正法。亦是普念十方如來，亦名報恩，亦名滿願，亦是無非菩薩捨身命處，亦是諸佛畢竟般涅槃處。

則一切寶王所有諸法，一切至教攝化之門，一切宗旨秘密之藏，一切因果甚深之事，此皆於此心，無不圓足。是以羣賢競起，咸入此門。萬法浩然，宗一無相。故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則過去諸佛已說，現在諸佛今說，未來諸佛當說。若能談斯妙法，弘此圓宗，以凡夫業報之身，同佛所知；用父母所生之眼，齊如來見。可謂下佛種子於眾生身田之中，抽正法芽向煩惱欲泥之內。然後七覺華發，菩提果成，展轉相生，至無盡際，有茲法利，愍彼未聞。故聲聞覩斯大事，自鄙無堪，或號泣而聲振大千。或云：「同共一法中，而不得此事。」若菩薩聞茲妙旨，懺悔前非。或云：從無量劫來，為我之所漂流。或言：我等未歸前，悉是邪見人也。是以偶斯正教，恩地難酬，任身座肉燈，皮紙骨筆，乃至常啼東請，善財南求，藥王燒手，普明刎頭，皆不能報一句之恩。

故云：手足供給，頭頂禮敬，一切供養，皆不能報。唯持此心，是名真報恩。如有頌言：「假使造寶塔，其數如恒沙，不如剎那頃，思惟於此經。」又弘餘法，未足為難。如云若立有頂，為眾演說無量餘經，亦未為難。乃至足動大千界，手把虛空行，亦未為難。能說是經，是則為難。

故知：

> 竭海移山，非無為之力，任使躡虛履水，皆有漏之通。曷若開諸佛心，演如來藏，紹菩提種，入一乘門，能託聖胎，成真佛子。何以故？謂得本故。如從源出水，因乳得酥，鑿山求金，而不鑿樹。鑽乳求酥，而不鑽水。以樹無金，水無酥故。

以決定知，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藏，特令開悟，返照絕疑，無有不得之者。入此觀門，即見如來性，菩提道果，應念俱成。如下水之船，便風之火。若隨他教，不此正觀，設福智齊修，終不成就。如求乳鑽水，離山鑿金，任歷三祇，豈有得理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伐苦？以心同法界，眾生受苦之處，即是菩薩心。故云：說苦受互起，無有定體，令知苦無生，不妄受故。是知：說

法名為伐苦，以眾生不知故，造罪業，遺失真性，奔驟外塵。揑目而生三界之華，迷頭而認六趣之影。捨真慈父，傭賃外方。背己智王，羈栖他國，貧窮孤露，歷劫無依。

聞此觀心頓成，遭遇本來妙旨，如拂霧瞻天。無始塵勞，猶擎湯沃雪。遂乃裂魔罥，趍欲泥，摧慢山，竭愛水。貨衣珠而大富，寧探驪頷之珠？領家藏以長榮，豈假連城之寶？可謂即凡成聖，點礫為金，轉酥酪作醍醐，變毒藥而成甘露。遂使寒灰再燄，必死重生，萎草逢春，枯田遇雨。掘眾生之乾土，涌諸佛之智泉。抽聲聞之燋芽，結一乘之圓果。如此開示，不負前機。如解肘後之方，似出囊中之寶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明三寶？以心能大覺，即是佛寶。心能軌持，即是法寶。心能和合，即是僧寶。又云：心王即是佛寶，心數即僧寶，所緣實際，無王無數，即法寶故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了四諦？以心為苦實際，名苦諦。心性無和合，名集諦。心本寂滅，名滅諦。心本圓通，名道諦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明三乘？以觀心空，出聲聞乘。觀心假，出菩薩乘。觀心中，出諸佛乘。故知：諸乘從心建立。所以云：「若彼心滅盡，無乘及乘者。」既無五乘之法，亦無能乘之人。以離人無有法，離法無有人故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運神通？以一心不動，遍應十方，無來去相，即是神足通。心含三世，猶如眼見，即宿命通。以自心知他心，即他心通。不以二相見，即天眼通。聲處全聞，即天耳通。了境是心，不起對執，即漏盡通。

若不觀心，何成解脫？以一心門，具足真解脫。古佛慈勅：「諸佛解脫，只令於眾生心行中求。」不於餘處求。何者？只謂眾生繫縛心，是佛解脫心。縛脫似異，心性全同。以因心成縛，因心成解。故如求火須木，求水須氷。以氷木是水火所出之源，求無不獲。如自心，是羣生之本性，諸佛之果源。諸佛常同，眾生自異。若決定於心求之，無不成現。是知：縛脫同原，真俗無際，如今古之日照無異明，過現之風鼓不二動。似濫觴一滴，與四海之濕性無差；若芥孔之空，等大虛之包含靡別。

若不觀心，何明三藏？以一切教藏皆從心生。故云：「一切諸法，畢竟寂滅。心寂滅故，云究竟毗尼。」即心出律藏。一切善惡等法，唯心所持，經緯無盡，即心出經藏。觀心能研妙義，即心出論藏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降四魔？以一切障難皆是心魔。故云：若阿蘭若比丘，當坐禪之時，或有異境現前，但念唯心境界，無不速滅。又云：

譬如兩木相揩，則火自生，還燒其木，火不從風出，不從水出，不從地出。其四魔者，亦復如是，皆從心生，不從外來。譬如畫師畫作形像，隨手大小。雖因緣合，有彩有板有筆，畫師不畫，不能成像。四魔如是，心已堅固，便無所起。

故知：萬像雖備色等，皆是無記法門，焉能運為建立？又此六塵是鈍，不能自立，不能自名。一切能依無力，須假所依心成。今時學人，若不直下頓明自心，練行設滿三祇，終不成辦。何者？以所治之過患無邊，不能治之功德何盡。

又真俗境闊，差別門深。若一一依通，分求分解，似持螺酌海，折草量天，枉役思勞神，罔窮邊際。若能通達，悉是自心，則收法界於掌中，指十方於眼際。寶剎難思，教海弗待，尋而自知。諸佛無盡身雲，不動念而常見；發行而便超極地，成果而不隔初心。此是諸佛所證之門，菩薩所乘之道。

又云：言大乘者，謂是菩薩所行之路，及佛勝果。為得此故，修唯識觀，是無過失，方便正路。為此類故，顯彼方便，於諸經中，種種行相而廣說，如地水火風并持物。品類難悉，方處無邊。由此審知，自心相現。遂於諸處，捨其外相，遠離欣慼。復觀有海，喧靜無差。弃彼小途，絕大乘望，及於諸有耽著之類，觀若險崖，深生怖畏，正趣中道。若知但是自心所作，無邊資粮，易為積集，不待多時。如少用功，能成大事；善遊行處，猶若掌中。由斯理故，所有願求，當能圓滿，隨意而轉。

又有頌云：

未了境唯心，起種種分別。
達境唯心已，分別則不生。
既了境唯心，便捨外塵相。
從此息分別，悟平等真空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殺六賊？從一心起，生三顛倒。一心顛倒，二見顛倒，三想顛倒。心如停賊主人，見是賊身，想如賊脚，根塵是賊媒，內外構連，劫盡家寶。見劫眼根善，聲劫耳根善，香劫鼻根善，味劫舌根善，觸劫身根善，法劫意根善。遂使法財傾竭，智藏空虛。如怨詐親，誰有知者，如或識賊，賊不能為。若了境識心，終不為外塵所侵，內結能縛。

若不入此唯心觀門，未習學之者，則情牽萬境，意起百思。投五欲旋火之輪，未曾略暇。陷五濁狴牢之處，何省暫離？塵網千重，密密而常籠意地；愛繩萬結，條條而盡繫情田。聳高阜於慢山，橫遮法界；涵長波於貪海，吞盡欲流。若蟻聚蜂攢，攀緣擾擾；如鼠偷狗竊，結構營營。八苦之燄長燒，二死之河恒沒。

迷現量而失自心體，逐比非而妄認外塵。終日將心取心，以幻緣幻。似狗齩枯骨，自嚥其津；如象鼻取水，還沐己體。必無前境，而作對治。自從受身含識已來，居三界塵勞之內。猶熱病見鬼，於非怨處認怨；若翳眼生華，向無愛中起愛。妄出妄歿，空是空非，都不覺知，莫能暫察。今更不信，復待何時？

然一切眾生，雖具佛性，若不開導，似有如無。應須勸發圓修，普令成其法器。故云：譬如琵琶方響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則不能發。是以樂蘊奇音，指妙而宮商應節；人懷覺性，智巧而動用宜真。故須速入此觀心門，何往不從，無求不利，照之如鏡，何法而不明？歸之如海，何以而不入？千年闇室，破之唯一燈。無始塵勞，照之唯一觀。

如云：

> 利之所在，雖千仞之山，無所不上。深源之下，無所不入。商人通估，倍道兼行，夜以續日，千里不遠，利在前也。漁人入海，海水百仞，衝波迸流，宿夜不出，利在水也。

此乃世間勤苦，求利之志耳。斯乃求世寶，資業身，增生死，背菩提，尚能殞命亡軀，捍勞忍苦，志求不退。

如或堅求至道，曉夕忘疲，不向外求，虛襟澄慮，密室靜坐，端拱寧神，利在心也。如利之所在，求無不獲。況道在心，信無不得矣。此乃求覺寶，養法身，滅生死，成菩提，匪勞神，不動念，靡舉足，焉用功，自然冥契耳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辯染淨？以真心不守自性，隨惡緣而成染，隨善緣而成淨。當隨緣時，不失自心本性。又染淨相待，真妄互熏。隨緣似生，俱無自體。故云：見垢實性，即無淨相。

若不觀心，何達二諦？以心真如門即真諦，心生滅門即俗諦。此二諦俱能生一切法故。又心成三諦者，以有心也，一切法有，即是有諦；心無也，一切法無，即是無諦；有無不二，即是中道第一義諦，乃至一實諦，無諦，及百法，八諦，華嚴十諦，皆是一心體用，開合不同故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和光？若凡聖各別，不得名和；心體離念，不得眾生相。法界即我，我即法界，名和。故知：若歸一心，有何差別？無一法而不順，能成孝義之門；無一念而不和，盡為無諍之道。遂得匡法國土，無一境而不降；靜佛邊疆，絕一塵而作亂。定父子於今日，唯我家風；會天性於此時，更無異種。可謂蘭出蘭葉，檀出檀枝，海湧千波，千波即海矣。

如有頌言：

> 一身及無量，燃火及霪雨。
> 心心體不異，故說但是心。

心中但是心，心無心而生。
種種色形相，所見唯是心。
既達斯宗，名為復本，性雖本具，道假人弘。然後定慧更修，等持互顯。則智非禪，無以發其照；禪非智，無以窮其幽。
斯乃泛覺海之迅航，燭宗門之皎日，昇第一義天之兩翼，駕大白牛車之二輪。散妄亂而似風吹雲，破愚闇而日照世，動邪見之深刺，拔無明之厚根。為大覺海之陰陽，作寶華王之父母。脩一乘之基地，堅萬行之垣墻。
是以今時自理未通，仍乖習學，似牛羊眼，罔辯方隅。同愚癡心，不分菽麥。智燈既闇，定水全枯。綆短而不勾深泉，翅弱而不能遠翥。唯堅我執，成萬有之瘡疣。偏起著心，作四魔之根蒂。境颺識燄，燒盡善根，業動心風，吹殘白業。著嗔魑魅之鬼趣，墮癡羅剎之網中，被貪愛王之拘留，遭魔怨主之驅役。誰能暫省，儆此圓修？
歷千佛而不驚，炷萬燈而莫曙。嗟乎人身易失，佛世難逢，虛度時光，空喪天日。如有頌言：
盲龜浮木孔，時時猶可值。
人一失命根，億劫復難是。
海水深廣大，三百三十六。
一針投海底，求之尚可得。
設或有慕道，又多是妄求，唯恃意解情思，並是隨言徇義，俱不見性，盡隨依通。如携兔角之弓，駕龜毛之箭，以無手之者，擬射碎須彌之山。似傾壓沙之油，點無煙之火，貯漏巵之內。欲照破鐵圍之陰，徒役狂心，無有是處。
如今但直了斯旨，知解自銷，反爾忘緣，蕭然無寄。如有頌言：「若人見般若，論義心皆絕。猶如日出時，朝露一時失。」可謂施微功而獲大果，興少學而齊上賢。圓萬德於少成，促三祇於一念。似戰士受輪王之寶，同長者得摩尼之珠，應用無窮，自他兼利。若不觀心，何以稱富？故云：大富無過知足。何者？以一心具足萬行，更無心外法可求。是以悟心得道之人，懷抱曠然，大忘天下。如云：「金剛寶藏無有缺減。」是以身中表一相，含無邊功德之門，眉間放一毫，照一萬八千世界。此寶無價，不遠當人，求之無形，用之無盡也。
所以云：
夫天地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，識物靈照，內外空然，寂寞難見，其謂玄玄。乃至其寶也，奐奐煌煌，朗照十方，隱寂無無，物圓堂堂。應聲應色，應陰應陽，奇特無根，妙用常存，眴目不見，側耳不聞。

若不觀心，何以稱貴？以道在即貴故。綿密難見，隱顯如神，五目難覩其容，二聽不聞其響，迎之不見其前，隨之弗得其後。提實相印，作物外之宗師；入真如門，紹法王之嫡子。得法國土，處萬有尊，巍巍堂堂，三界獨步。列聖歸命，無一事而不賓。眾哲投成，無一塵而不伏。故云：自從識得此明珠，釋梵輪王俱不要。

若不觀心，皆成疎外。所以天下至親，無過於心。故偈云：「汝言與心親，父母非可比。汝行與道合，諸佛心即是。」又云：「我與己為親，智者善調心，則得生善趣。」若心外有見，則二法生，二則成疎，念念違背。若得一則無諍，得一則宜宗。是以十方諸佛，常正念無二之法。

故云：「一即是心，心即是一。無一別心，無心別一。一切諸法，平等一味。一相無相，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。」如是則自他無對，能所不生，念念冥真，心心合道。如有頌言：乃至有所立，一切皆錯亂。若見唯自心，是則無違諍。又如頌言：

身資生住持，若如夢中生。
應有二種心，而心無二相。
如刀不自割，如指不自觸，
如心不自見，其事亦如是。

若入此觀門，內外皆成法眷屬，眾生如佛，如一如，無二如，理性相關。故稱如來，為世間之父，一切眾生，為諸佛子。約自證法，則禪定為父，般若為母，而生真淨法身。若利他法，則方便為父，慈悲為母，而生應化佛身。

故云：

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，方便善巧為父，檀波羅蜜為乳母，尸羅波羅蜜為養母，忍辱波羅蜜為莊嚴具，精進波羅蜜為養育者，禪波羅蜜為浣濯人，善知識為教授師，一切菩薩為伴侶，一切善法為親屬，一切菩薩為兄弟，菩提心為家，如理修行為家法，諸地善法為家處，得諸忍法為家族，大願現前為家教。以清淨智滿足諸行為順家法，勸發勤修不斷大乘為紹家業。法水灌頂一生所繫菩薩為王太子，成就廣大真實菩提為淨家族。此是自心出世法屬。

若心生世間親眷，則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，六根為男，六塵為女，識為媒嫁，出生無量煩惱子孫。則以三界為家，四趣為路，我慢為墻塹，妄執為門庭，疑悔為親，顛倒為侶，邪見為導，謬解為師，駕六入之舟船，入輪迴之障海，住五蘊之窟宅，罩九結之煩籠。乃至用業為田，癡為種子，貪愛為水，澆名色芽，發起無量無邊生死之果。

故云：「有念即生死，無念即泥洹矣。」故知：八萬四千法門，一切真俗之境，皆從心所現，心為所現，法為能現。心為主，法為伴，能所相攝，主伴更資，隱顯俱心，卷舒唯識。

若不觀心，皆成顛倒。以心外見法，名為顛；理外別求，名為倒。凡夫常等四倒，聲聞無常等四倒，乃至九十六種外道等，皆為不了自心，盡成迷倒。以心為境，迷自作他，豈非倒耶？然既不取境，亦不可滅，以境自虛，因心執有。若著境，若滅法，二俱成倒。如有頌言：

覺但是內心，不滅於外法。
轉虛妄分別，即是中道法。
唯心無可見，離於心不生。
即是中道法，我及諸佛說。

是以本師引十方諸佛，出廣長舌相，五眼所見，一心所知。示此於無量劫來，求得此難信之法。自覺聖智，親證法門。凡聖同倫，一際平等。以外道見隔，眾生業遮，菩薩執權，二乘取證，俱不明達，盡昧圓常。若逝多林中，眇目聲聞，罔覩華嚴之佛事；似恒河岸上，針喉餓鬼，不見清淨之波瀾。如大富盲兒，處寶藏而不知不見；猶業貧之士，遇珠珍而變作毒蛇。空負性靈甘絕分，而猶爛豚自樂。

捨本逐末同蜣螂，而逐塊虛行。不偶斯文，一生空過。普勸後學，莫擲光陰，可以佩荷書紳，可以驚嗟刻骨。非施功力，即凡心而見佛心，不動塵勞；當肉眼而開法眼。如千秋之夢，一覺頓惺；似九五之尊，凡庸直受。今得聞此重重委曲真實之談，若更不肯信入此總持觀心法門，謂之大失。

故云：若不觀心，設勤苦修行，即是天魔外道眷屬，為彼之所驅馳，方處三界牢獄。設求出者，必墮二乘三惡道坑，自斷法身慧命，誅滅菩提眷屬，是破佛法國土大乘之家。凡所施為，皆無觀慧，雖身出家，而心不入道；雖披染服，未挂大乘之衣。

是含識界中，從無始際來，內為五蔭所縻，外為六塵所梏。觸途現境，寓目生情。如獼猴而五處俱黏，類[虫*太][虫*末]而諸塵盡泊。所以見不超於色界，聽不出於聲塵。若投網之魚，猶處籠之鳥，進退俱阻。如羝羊之觸藩，驚懼齊臨；似乳鷰之窠幕，常居恐畏之世。長受苦惱之身，但了一心，無相自顯。六趣狴牢，五欲籠檻，自然超越，出必由戶，莫不因斯道矣。故云：「六道羣蒙，自此門出，歷千劫而不返，一何痛哉？」

故知：「無明妄風，皷心海而易動；本覺真性，夢長夜而難惺。」遍境提宗，盈懷而弗悟；觸途示道，目擊而罔知。似美玉投泥，自埋高價；如真金混礫，枉匿光輝。是以祖師特地西來，諸佛驚入火

宅，令知塵是識，了物即宗。無始元因心迷，今日還從心悟。如因地而倒，復從地而起身。因方故迷，還因方而悟道。
是知：心非迷悟，迷悟是心。既達本心，鑒同千日，湛然寂照。非從境生，含虛任緣，未嘗作意，明明不昧，了了常知，舒之無蹤，卷之無迹。如澄潭瑩野，明鏡懸空，萬像森羅，奐然明白，不出不入，無住無依。斯則千聖冥歸，萬靈交會，佛佛授手，祖祖相傳，遂即發揚性起功德之門，頓具真如相用。
似磨古鏡，如瑩神珠。光徹十方，影透法界。則一切眾生，莫不承我恩力；十方諸佛，莫不賴我威光。不為延促之所拘，豈令大小之能轉？便能隨緣應跡，赴感徇機，不動道場，分身法界。常在此，而恒在彼，不居方，而不離方。
入此觀門，自在如是。會差別之迹，徹平等之原。如金剛山，純現金光；似師子王，師子圍繞，猶摩梨之山內，盡出栴檀；若諸天入雜林，更無優劣，比須彌南面，靡現珠形；如金沙大河，無復迴曲。況識一火，是熱則天下火皆熱；知蜜能甜，例一切蜜盡甜。
如有頌言：「森羅及萬像，一法之所印。」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種？又云：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」若能如是，何慮不畢？可謂頓入究竟無餘。則能灰息遊心，坐參知識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矣。若開菩提路，妙旨難量；截煩惱門，殊功莫敵。如金剛之斧力，欲擬皆空。等無翳之日光，所臨俱朗，等養由駕箭，一一啼猿。同香象渡河，步步到底。比好堅之樹，出過羣林；似頻伽鳥聲，超餘音韻。直下得力。如師子就人；一鎚便成，猶王之寶器。若海水蕩無不盡，猶劫火燒無有餘。將師子筋為琴絃，一奏而眾音斷絕；以善見藥而治病，纔服萬病咸銷。如那羅箭之功，勢穿鐵鼓；似金剛之力，擬碎金山。遇斯法門，應須自慶。此是精實之義，絕妙之宗。牽衣而縷縷俱來，提綱而孔孔皆正。照中為晨旭之照，珠中為摩尼之珠，華中為青蓮之華，瑞中為優鉢之瑞，可謂「大中大，圓中圓，真中真，妙中妙。」
根本法輪之內，更處其心。生在金輪種中，復為嫡子。以少方便，疾同菩薩。似觀經尺鏡中，現千里之影；如窺牖隙之內，見無際之空。囊括智源，一生參學事畢；冠戴行海，出世大事功終。其由溺巨海而遇芳舟，墜長空而乘靈鶴。開藏取寶，剖蚌得珠。慧月入懷，靈丹在握。則萬邪莫迴其致，千聖靡易其儀。說此法門，甚為希有。
如一手接四天下之雨，藕絲懸須彌之峯。蚊脚登山，石筏渡海，以難信故，罕遇其機。若了達之人，如明識歸家道路；當信入之者，頓知正宗。此觀心一門，無邊妙義，或得手擎頂戴，口誦心思，目

矚耳聞，意緣念想，則熏于識，染于神，發其機，繼其種，不可輕慢，自起障心。
如不信法華一乘是成佛門，則身心狂亂；不識涅槃三寶是常住法，則唇口乾燋。以不識不信故，捨背內心，馳求外境。如遺真金拾礫，弃大海存漚，執魚目為珠，掬水泡作寶，是以背心求道者，譬如癡賊，弃捨金寶，擔負瓦礫，此之謂也。既不識真寶，便成謗心；則解背圓詮，謬說般若。罔知乳之正色，唯談鵠雪；不辯象之真體，空述秤箕。似入雜之金，同添水之乳。全埋意地，不出蔭城。今時學人，例皆如此。
是知實相之教，真訓之言，於無量國中，尚不聞名字。設或遭遇，深計曩緣，若不聞說自心，焉知如是奇特？始悟不鏡方寸，辜負平生。如云：「帝網未張，千瓔焉覩，宏綱忽舉，萬目自開。」且如范獻賤萬畝之田，以貴舟人片說；楚莊輕千乘之國，而重申叔一言。古人求法，尚立雪幽庭。聞教則輸金若市，乃剜身打髓，入火投巖，盡為求聞於未聞，悟於未悟。一句超於百億，一言證於菩提。此非少緣，須生兢慎矣。
故云：「知色心空，得佛何難？」又云：須臾聞之，即得究竟菩提故。若能如是悟解，則境智俱閑。然後畢故而不造新，隨緣而常合道。無依如水月，不繫若虛舟。以虛空為心，匪嶮巇於時俗；用法界為量，寧隕僥於世途。意無所緣，不馳驅於境界；心無所寄，豈適莫於寰區？遂得逆順竝行，怨親普救，善惡同化，利鈍咸收，理事齊觀，權實雙用。乘戒兼急，正助相資，修性互成，體用周備。
如萬善同歸頌云：

菩提無發而發，　佛道無求故成，
妙用無行而行，　真智無作而作。
興悲悟其同體，　行慈深入無緣。
無所捨而行檀，　無所持而具戒，
修進了無所起，　習忍達無所傷，
般若悟境無生，　禪定知心無住。
鑒無身而具相，　證無說而談詮，
建立水月道場，　莊嚴性空世界。
羅列幻化供具，　供養影響如來，
懺悔罪性本空，　勸請法身常住。
迴向了無所得，　隨喜福等真如，
讚歎彼我虛玄，　發願能使平等。
禮拜影現法會，　行道步躡真空，
焚香妙達無生，　誦經深通實相。
散華顯諸無著，　彈指以表去塵，

施為谷響度門，　修習空華萬行。
深入緣生性海，　常遊如幻法門，
誓斷無染塵勞，　願生唯心淨土。
履踐實際理地，　出入無得觀門，
降伏鏡像魔軍，　大作夢中佛事，
廣度如化含識，　同證寂滅菩提。

觀心玄樞一卷

治曆五年正月二十三日酉時□書寫了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